

生一命一呼吸

当代散文
名家丛书

寄至何方

黄一鸾 / 著

无论如何，我们建议你将本书读下去；如果你读第一篇文字，就此不能停下来的话。

某些时候，心灵的震颤就是这样发生的。某些时候，心灵的共鸣也是这样发生的。

尽管在今天，存在这种可能和对这种可能的寻找，两者都日渐稀少。



黄一

上篇

寄至何方
背面无风
代替

瞬间瞬间
极地

相当漂亮
索引

曾经相爱
劫数，和劫数
放它通行
勿忘我主

紊乱的黎明
误入迷途
临界时刻
头骨
诱惑的快乐
退出感觉
平庸时分
最初的喜剧
补救的颂歌
未来是墙

中篇

面具系列

- 之一 面具
- 之二 另一片家园
- 之三 这些不宁静的日子
叫我一尊莫展
- 之四 同快乐有关
- 之五 同开会有关

出生之地系列

- 之一 出现
- 之二 房子


人民
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生命呼吸·当代散文名家丛书

寄至何方

黄一鸾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寄至何方 / 黄一鸾 著. —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3.11

(生命呼吸·当代散文名家丛书)

ISBN 978-7-5060-7034-8

I. ①寄… II. ①黄…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1433 号

寄至何方

(JIZHIHEFANG)

作 者

黄一鸾

策 划 人

张杰

责任编辑

姬利

特约编辑

哈曼

书籍设计: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责任营销: 王晓枫 010-65210089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08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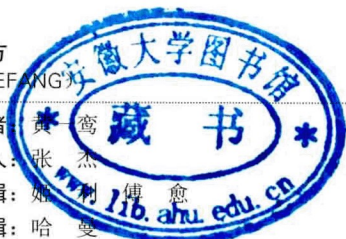
书 号: ISBN 978-7-5060-7034-8

定 价: 46.00 元

发行电话: (010)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10012



而今谁在夜间什么地方发笑，
在夜间无缘无故地发笑，
他就是笑我。

而今谁在世上什么地方走着，
在世上无缘无故地走着，
他就走向我。

——里尔克《严肃的时刻》

寄至何方

上篇

寄至何方

背面无风

代替

瞬间瞬间

极地

相当漂亮

索引

曾经相爱

劫数，和劫数

放它通行

勿忘我主

紊乱的黎明

误入迷途

临界时刻

头骨

诱惑的快乐

退出感觉

平庸时分

最初的喜剧

补救的颂歌

未来是墙

目 录

上篇

- 寄至何方 __ 001
- 背面无风 __ 004
- 代替 __ 009
- 瞬间瞬间 __ 013
- 极地 __ 017
- 相当漂亮 __ 022
- 索引 __ 025
- 曾经相爱 __ 028
- 劫数，和劫数 __ 031
- 放它通行 __ 034
- 勿忘我主 __ 037
- 紊乱的黎明 __ 040
- 误入迷途 __ 043
- 临界时刻 __ 046
- 头骨 __ 049
- 诱惑的快乐 __ 052
- 退出感觉 __ 055
- 平庸时分 __ 058

最初的喜剧 __ 061

补救的颂歌 __ 064

未来是墙 __ 067

中篇

面具系列

之一 面具 __ 072

之二 另一片家园 __ 075

之三 这些不宁静的日子叫我一筹莫展 __ 078

之四 同快乐有关 __ 081

之五 同开会有关 __ 084

出生之地系列

之一 出现 __ 088

之二 房子 __ 094

之三 卓越 __ 099

之四 致笔记 __ 105

之五 那些岁月 __ 117

之六 今夜夜色 __ 120

岁月不再 __ 126

下篇

笔记 / 笔记 (时间 / 空间 / 事件) __ 136

笔记 / 笔记 (网络篇) __ 251

附录

领地 (组诗 · 老山垂爱的粮食) __ 284

死者安慰不了死者 (组诗) __ 295

自君别后 (组诗) __ 298

《勿忘我主》自序 __ 304

《独自从容》后记 __ 305

《笔记 / 笔记》后记 (节选) __ 306

困惑, 独白, 生命, 爱情, 形式…… __ 307

——黄一鸾、周佩红网上对谈

后记 __ 321

寄至何方

没人知道你走了，而我留了下来。

日子是照样地匆忙。蓦然回首，已是不堪历数的岁月。是的你是走了，而我留了下来。我一直奇怪那一天阳光何以那么怕人地耀眼，梧桐上的根根树枝手臂样四面八方伸张着，怕人的阳光便从缝隙里七零八落倾泻下来，斑斑点点落在棋盘似的人行道上。人在棋盘上走，像若无其事穿梭的水。那一天就是那样。而你走了，我留了下来。

几年以后走过那所医院，所有的场景骤然扑到眼前。我用手巾堵住嘴。毕竟我应该吞下更多的东西。伤痛，在你猝然走掉那一天我终于明白那是一种什么了。

那是一种平静，形同死。伏在你渐渐冷却的躯体上我没有一滴泪。妈妈，这一生没有哪个时刻比那一刻更安静。

我失去你了，在一个瞬间。想不到只一瞬一个巨大的失去就得以完成。从来没有设想过，不曾设想。这是一种奇怪的无知。有好长日子，巴赫的、柴科夫斯基的、海顿的曲子总在耳际缭绕。那是音乐，我对自己说。但是在那些旋律里我老是看见你。还有夜晚，有月和无月的夜晚，从纱窗里飘进来的晚香玉的阵阵香气里。大哥说，我们是你生命的延续。我

想我没有理由不懂这句话，可是的确我不懂。

生命究竟会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状态、色彩、组合和呻吟，对此我一直一无所知。已经有很长时间了科学界在讨论生态平衡环境保护，讨论百万年后地球公民的食品来源。听着这些我总是一片茫然。百万年以后，我们是哪一粒灰烬在空中飘荡？或者，在哪一座博物馆里，展出着我们的骨架？很难想象。很难。此刻我坐在家，朵朵房里响着圣桑，我这儿摇曳着烛光和纷乱的心事。妈妈，法国作曲家是太温柔了，一种透着深刻寂寞的温柔。有部美国电影反复看过几次，一个逃亡者拼尽最后一丝力气攀登悬崖，一面大声地、几乎是对全世界吼着讲述一个幽默故事，这样他到底登上崖顶——在崖顶，缉拿他的直升飞机正静候在那里！小敏来信说生活就是挣扎。这很宿命是吗？伤心的宿命。但是，如果连挣扎都没有呢？有好多日子我觉得我已经无力坚持下去。没有你，妈妈，我留下来，而你走了。

我找到了你的旧址，我不能不找到它。站在那扇油漆剥落的大门前我像极了天涯游子。老住户告诉说，同当年学生住这儿依旧的，只有那棵老槐了。我抬头看老槐，看它压着厚厚尘埃的桠枝。有好一阵北京没下过雨。我觉得我像是在听一个古老传说或者一个奇遇故事。我迷迷糊糊。这同我有关吗？我在一间间屋外徘徊，走过来又走过去。他们说，门不是当年的门了，窗不是当年的窗了，房子中间的间壁都拆除了。后来，一个老太太走上来，她身子发胖，气喘吁吁。我想很大的可能当年她不是这个样子。她打量我好久，长久地打量我，接着清楚无误地说出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几十年来留存在她的记忆里。那是你的名字。那一瞬，我哭了。

我们共同度过的岁月，是永久凝固了。没有谁有力量使它继续延续，包括我，包括你。这很像一座房子和它墙上不再开启的门，或者输氧器前已经闭住的呼吸。我们走过那片大水，每一步都面临灭顶，身后漂浮着瓦罐、旧书，和在乡村是太奢侈了的系我发辫的蓝色绸子。那一次，我就莫名地感到我同你已经走完一生，一生的路程都压缩在那一片漫漫黄水里。直到此刻，我依然能感到我那只瘦骨伶仃的小手握在你温热的、粗糙的手

掌里。去年回老屋，张婆婆居然记不得那年除夕，记不得她放一捆木柴在我家门口以示恭喜。她说记不得喽，多少年不烧柴喽。那一刻，妈妈，我才蓦地明白时光已是如何地推移。

而你走了，我留在这里。

如今你在哪里，我是绝无可能知道了。只消一步就走进的那个世界如此贴近又如此遥远。多少回梦里依稀，一睁开眼，我就给远远推开。站在你的墓碑前，一种沁凉的、从不曾有的宁静浸透全身，连叹息也淹没的宁静。老山说，不曾见过哪对母女，像我同你那么酷似。我酷似你，妈妈？而我留下来，你却走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人类奇怪的世界，像风一样，奇怪极了。

我被你爱过，这就是一切。我不能指望比这更好的岁月了。

1989年3月

背面无风

没人知道你。

你自己也不知道。

到处是人。怒气冲冲的，急急忙忙的，亲亲热热的，情深意笃的。你十分矜持十分稳重十分兴浓十分动情——你回来了，不是吗？

那一天有风，有太阳有星星有月亮。雪花飞舞，烈日高照。你裹着羽绒服搽着防晒霜眯缝着眼睛站在没有棚顶的站台上。你想，你现在应当——

干什么？

应当笑。不是吗？

于是你就笑。

你好像笑出了眼泪，为你绽出的那缕意义不明的笑容。你很快抹掉那滴眼泪，想，从前干的现在干的抑或将来干的，有多少又是意义明了的呢？

很好，你说。太好了，你说。非常高兴，你说。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说。

这就好啦，大家说。

这样你就回来了。

只在子夜，有风挟着月闯进窗来；窗外是墙，墙外是树影憧憧。你垂

着脑袋坐在窗前，手指头在膝盖上来回摩擦觉着发痒，有一些似曾相识的东西在那时节滋生，旋即在那时节消亡。应当学会抽烟，你想。

你现在写着这段文字恍如隔世。你只能用这种形式同他讲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的，怎么回事？有多少年多少月多少天他来在你的小屋里。你朋友说你的小屋徒然四壁。可他。他说那儿一种温馨一种宁静一种——归宿。归宿？多少年以后你想着这个觉得惶惑。人有归宿吗？身兮所依？魂兮所依？不，你很犹疑，同时又很确定地知道——没有。哪里也没有。这是一种注定。在你想着这些，写着这些的这个瞬间，你分明觉着同一空间有多少亡魂在游荡；他们说，地球是一支哀婉的无可救药的歌。这很荒唐。这很荒唐吗？你想。那时候他常来在你的小屋里。

其实那是一种感觉。事实上你和他依旧是孤独的。有许多时候你面他而坐他面你而坐，那种无所依托的绝望感油然而起。这感觉弄得你十分愤怒十分张惶。你写了十四行，惶惶然交给他。他读了，说，哈，这该是你的成名作！他读出了那绝望那惶惑吗？

可是这世界谁不孤独呢？每礼拜四那个挂着“康乐园”的园子里大放欢歌，除了老年的还有中年的还有少年的多少同类在这个世纪末扭着舞着唱着群聚一堂。可你能否定那个感觉吗？能吗？只是阳光很好。总是阳光很好。

那一天没有阳光，天空是那种熟悉得叫人木然的苍蓝。他急匆匆赶来送你。他从哪里弄来一辆吉普。江水、黄昏和小路刹那间便消逝了。你给塞上汽笛长鸣的车厢，他把那只你实在希望他跟你同样热情的小黄猫系在你的软座旁。那么，你就这样把过去割裂了。原来以为肝肠欲断的场面来得这么……平静，还有……轻松。他背过身去，挥挥手。你想这是常有的事吧常有的事。不需要告别，你想；他分明与你同在，你想。

那么，过去是难以割裂的？

其实，难以割裂的又岂止过去。

又是绿灯红灯。

永远是行色匆匆。

原来颜色也是权威，指向生命或者死亡。

你对首都人吹什么？你说长安街难以与你们新开的东西干道匹敌。你走掉了十七年。夜色里橘黄路灯下你张着惊惶的眼。十七年后你不认识这里。在这片柔柔的橘黄天地中你有些——迷醉了。

夜风很好。那种轻柔那种潇洒是真正地好。

究竟是哪个时刻决定了你？

永远没有这样的时刻，或者，永远存在这样的时刻。

你鄙薄那些指点迷津貌似彻悟的这书那书。你的误区，你的弱点，你的优点。不，人生倘若可以指点，那将不再是你的人生，那将不再是你自己的人生。卡耐基以为林肯洛克菲尔德就能统领世界，大概他决议这世界最好由成功组成。但是，难道没人指点此公他也正在步入他的误区吗？

你必定希冀过什么。你必定希冀着什么。

新喀岛那边又起冲突，阿拉斯加几乎全体肥胖症。为减肥，美国有家报纸叫《素食主义时报》，读者云集。卡斯特罗带头戒烟获特别奖。西非阻止沙漠化计划付诸东流……你能想象这些吗？毛毛，毛毛能吗？

你去看过毛毛，你不能不一次次想起这个。你同她分别了整整二十三年。二十三年前你同她坐在你家颓败的小木格窗前，盯着一盆兰花，就这样，你同她战战兢兢等着绽蕾，等着花朵，一面演算数学题。

考试前一天，花开放了，小小的两枚，幽蓝的花蕊吐着汩汩的香气。你看见毛毛两手托腮，对着小花，微笑的两眼若有所思。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十六岁。她眼睛亮晶晶。

现在躺在床上的这个老女人就是毛毛吗？可能吗？二十年前她把整整一只手臂压在铁轨上。她的眼光无助而凄凉。她反复说一句话，只一句

话：“那时候好快活啊！那时候啊！”

那时候啊，毛毛啊！究竟为了什么，毛毛啊！

你没有勇气直视她空空的袖筒，没有勇气环视她六平米的肮脏四壁。你明白她不会再有未来，未来在某个难以抗拒的瞬间已经死去。同她比起来，你像贵族，你痛恨你自己。

你发狂地走。你来自哪里？你来自哪里？你想，你一次又一次狂暴地想。倘使命运没有把毛毛撒在那个姨太太的肚子里，毛毛会是今天的毛毛吗？

那么，谁说人类是平等的？有过这样的世纪吗？会有这样的世纪吗？

你突然同妈妈失散了。是的，突然。在厨房，突然她唤你一声倒下了。突然你目送她蒙着医院白被单给推进那个冰凉的房间。你觉得非常奇怪，奇怪你和她蓦地分在两个世界了。

那么她是到那边去了。那边在哪里？而那些月光笼罩的惆怅夜晚，缭绕在你发际的缕缕奇香是从哪里飘来的？是那边吗？妈妈在那边？那边在哪里？

从此，你只能在那些夜晚同她聚会。那是一些无法言喻的夜晚，你默默地迎她飘来送她飘去。有许多话没来得及说，始终来不及。既然你将那些无谓人生在你生命中颠过来倒过去，你就不再有机会向你的灵智获取什么了。

但是，或许一切已经有过，或许。

那么生与死原本是没有界限的；亦不止生与死。爱与恨，朝与夕，有与无，悲与喜……你常想你为妈妈做过什么吗？没有。是的没有。你做过的只是在她最后那声呼唤里扶住她，她是靠在你的臂上慢慢倒下去的。你知道那呼唤是你和她同在一个世界里的全部时刻她对这个世界的惟一请求；你知道你伸出的臂膀是你和她同在一个世界里的全部时刻你为她做过的惟一的事。你知道这个。你送走了她。从此她到那个世界去了。

你女儿十三岁了。她很美，很迷人，很艳丽。她戴着耳机一面听费翔一面做作业。她每晚把闹钟拨到六点，第二天磨蹭到七点二十起床。她不叠被，扔好多衣服在床上，抓起一只鸡蛋一个馒头慌慌张张跑往学校。你过去时光的伙伴对你说，你女儿真像你啊。是吗？你相当狐疑。

你不记得你独自领她穿过的那些岁月。你踏过荆棘，而荆棘断难追忆。许多时候，你像听旁人的故事一样看你女儿和你自己。这是一场聚会，你想。而旁的人同旁的人也在聚会与这毫无关系，你想。这世界由完全相关同时完全无关的聚会组成，你想。所有的聚会都包藏爱和仇恨，你想。

只是你没有学会仇恨，始终没有。即便应该。你女儿对你说既然这世界荆棘丛生就证明仇恨的合理存在。你诧异，目不转睛看自己的孩子。

她十三岁。

你点头。但是你，你却没有，始终没有。

1988年6月